



日本鐵蹄下的滿洲

(續完)

馮 康

B. 金融 金融上日本在滿洲所經營的，逐年增加，實力很雄厚，是經濟侵略我們滿洲的急先鋒。其中有些銀行，還有政府為後台老板。杖腰子，給予實力援助。截至現在，統計滿洲境內，各日本銀行所開設的總支行，有六十餘家。中有十六銀行的總行，是設在滿洲境內。資本合計有六千三百六十七萬餘元，實收資本，二千四百七十四萬餘元。其餘的總行，未設在滿洲境內，如正金銀行和朝鮮銀行等，可是它們的支行，就遍於滿洲，統計不止二十餘處，其勢力，很足以左右滿洲金融。各銀行，統以大連為根據地，滿鐵沿線各地，其勢力絕大。現把日本在滿洲所經營的銀行事業，列表於後。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十日

第九號

目錄

日本鐵蹄下的滿洲(續完)

寄少女

馮 康

往事

馮 康

銀行名	本行所在地	分行所在地	註冊資本金 (單位千元)	實收資本金 (單位千元)
正隆銀行	大連	營口、奉天、旅順、長春、開原、撫順、鄭家屯、四下街、哈爾濱、青島、天津	二〇〇〇〇	九·五〇〇
滿洲銀行	大連	普蘭店、皮子窩、瓦房店、鞍山、本溪、安東、遼寧、長春、主嶺、長春、屯、嶺、長春、		

人通商銀行	大連	吉林，新義州	1,000,000	2,000,000
振興銀行	營口		1,175,000	500,000
南滿銀行	鞍山		1,500,000	375,000
日華銀行	鐵嶺	開原，大連	1,000,000	1,000,000
滿原銀行	開原		1,000,000	500,000
長春銀行	長春		1,000,000	250,000
協成銀行	安東	大連		
龍口銀行	龍口		2,000,000	
哈爾濱銀行	哈爾濱		2,000,000	500,000
朝鮮銀行	京城	大連，長春，營口，開原，安東，順吉，哈爾濱，旅順，鄭家屯，街嶺，遼陽，鄭家屯	8,000,000	5,000,000
八道銀行	大連		500,000	250,000
信正銀行	橫濱	大連，開原，奉天，春，哈爾濱	1,000,000	8,000,000
金銀銀行	橫濱			

東洋殖業公司 東京 大連，奉天，哈爾濱， 5,000,000 3,500,000

我們既明各銀行的分布和資本額，於是再進談談主要銀行所發行的紙幣。

朝鮮銀行發行一種兌換券，名為金票，東省人稱之為老頭票，流行極廣，發行額，總數在一億以上，茲列今年一月至六月與去年同時發行額比較表如左

月別	今年各月數額	去年各月數額
一月	1,120,000	1,000,000
二月	1,100,000	1,000,000
三月	1,100,000	1,000,000
四月	1,100,000	1,000,000
五月	1,100,000	1,000,000
六月	1,100,000	1,000,000

(注意)單位千元

2 正金銀行發行一種兌換銀券，俗稱為鈔票，流通勢力，雖不及朝鮮銀行的兌換券，但除朝鮮的外，亦無與比倫。

茲列今年一月起至六月與去年同時所發行額比較表如左

月別	今年各月之數額	去年各月之數額
一月	4,690,000	2,835,000
二月	5,618,000	3,368,000
三月	6,041,000	4,616,000
四月	5,769,000	5,928,000
五月	8,454,000	6,065,000
六月	16,574,000	4,535,000

礦業地帶，如左
(1) 煤

滿洲礦藏極富，可惜大半為日人經營，茲列日營

a. 田什付村 b. 中心台 c. 石門寨 d. 半截河子 e. 大窩溝 f. 沙窩屯
 g. 缸窰 h. 馬家溝 i. 杉松關 j. 杉松岡 k. 鐵廠山 l. 暖池塘

以上系中日合辦的，但名雖如此，而實權仍在日人手中。
 m. 千金寨 n. 烟台
 以上是日本人獨辦的。

(2) 金屬

a. 廟兒溝 b. 鞍山站 c. 蓋平 d. 天寶山 e. 夾皮溝
 這都是中日合辦的，不過亦是名耳。

D 實業 日本在我們滿洲所經營實業，通地都是。自然，關於實業方面，亦有我們自辦的，但是因為資力微薄，失敗的極多，縱然能維持，而亦多在那裡掙扎而已。現把日本人在該地經營的實業的團體，列表如左。

團體名	所在地	團體名	所在地
本溪湖煤鐵公司	本溪湖	鞍安製鐵所	鞍山
東亞勸業會社	大連	鴨綠江採木公司	安東
札免採木公司	黑龍江	豐材木業公司	吉林
海林採木公司		蘭森製材公司	吉林
東洋捕鯨公司	大連	日精燐寸會社	長春
日華火柴公司	安東	東洋燐寸會社	安東
東亞烟草會社	營口	朝鮮烟草會社	營口
大安烟公司	奉天	滿蒙殖業會社	奉天
大和染料會社	大連	滿蒙礦山藥會社	安東
安東製材會社	安東	東亞木材會社	安東
北滿製粉會社	哈埠	奉天窯業會社	奉天
滿州水產會社	旅順	日本鹽業會社	大連

東洋拓殖會社	大連	三太油房	大連
鉛本油房	大連	油脂工業會社	大連
小寺油房	大連	三菱油房	大連
日清製油會社	大連	滿洲製粉會社	奉天
大連製油會社	大連	南滿製糖會社	鐵嶺
滿蒙毛織會社	奉天	奉天製糖會社	奉天
滿洲紡織會社	遼陽	滿洲織布會社	鐵嶺
吉林燐寸會社	吉林	鴨綠江木材會社	安東
旅順殖產會社	旅順	滿洲證券	大連
大連信託會社	大連	國際信託會社	大連

按以上所列入的，資本都在十萬以上，甚至有到三千餘萬的。至於在十萬以下的，還未列入。由此可知日本在我們滿洲實業上所佔的勢力。

據日本朝鮮銀行調查去年日本在滿洲的實業，結果有大小會社，一千零三十二所，資本金達五億七千八百零七萬一千一百零六元，內計大連有六百二十五所，資金四億七千八百萬四千七百六十六元，其他散於各處，有四百零七所，資金為九千九百四十四萬六千三百四十元。現為明瞭起見，分類列表如列左：

業別	數目
農業	二七
水產業	八
商業	六〇七
工業	二九三
鑛業	一四
運送業	八三
合計	一、〇三二

上表僅是關於實業方面的，而其數目已是這樣大，無怪我們滿洲日就凌夷了！

六 日本對滿洲之陰謀

日本在我們滿洲的經濟侵略勢力，已如上述。但是它這野心勃勃，不想保持，更想進一步夷滅我們地廣人稀，蓋藏極富的滿洲為殖民地！

我在前面，已經講過奉行經濟侵略我們滿洲的是滿鐵會社，是滿鐵會社為策源地。據東京所傳來的消息，實使我們不寒而慄，因為滿鐵會社的社長山本德太郎，曾經在日閣議提出對中國滿洲各種計畫大綱。現錄之於後：

- (1) 擴充滿鐵之資源，鞏固滿鐵之基礎，以期將來之發展；
 - (2) 既定之新路線，漸次敷設；
 - (3) 石炭採掘擴張之新計畫；
 - (4) 確立煤油政策，以圖本國之自給自足；
 - (5) 窒素肥料政策之施行，以最低之廉價，為普遍之供給；
 - (6) 設立新食料政策，不壓迫內地之農民；
 - (7) 海運政策之施行，以大連港為洋貿易之主要港；
 - (8) 創立保險事業，專買華人之好感。
- 最近日人荻野勝重，又組織日本海經濟聯盟，其預定的目的中，有幾項對於我們滿洲有絕大的關係的。茲錄之如左：
- (1) 促成沿海州及滿蒙的鐵路網 海岸鐵道，以清津為起點，通於吉會線；

- (2) 延長朝鮮鐵道，以便間島至吉林奉天兩省鄰近地域之交通；

- (3) 確立中日俄三國關係地帶之金融與貨幣制度；

- (4) 設立日俄共同之大會社於沿海州，而改良滿洲鐵道及東洋拓殖之組織，期望前項之大會社圓滿活動。

這幾條很值得我思考的。看第一及第二兩項，其目的在滿洲的經濟，盡歸日本手中。第三和第四兩項，是日本想聯合失意於我國的俄國謀我。本年上半年，日後藤子赴俄，就是為此。

其次還有日金融界對於滿洲的各日商與銀行，能以極低利，通融特別資金，鞏固後援。又東洋拓殖會社，近向紐約國民市銀行，借美金一千九百萬元，收買滿洲華人地產及從事農作。滿鐵會社，對於收買滿洲土地一事，更是努力。近已特派遠藤裕太郎，千葉等次，朽內任五郎秘密赴南滿鐵路沿線收買土地，使日本人移到的，得有耕地。並且又在倫敦大募其債，作為擴充的需用。

最近日本想在滿洲添五路，更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是吉會，東起會寧，西至吉林，與朝鮮到會寧一條鐵路銜接。僅可數小時就到日本本部。吉會沿線，物產很是富饒，如作為食料的大豆，小豆，大麥，小麥，玉蜀黍，高粱，黍，粟；原料品，煙麻等，都是主要出品。其他產物，亦不少。若此地完成，日本既可吸該區域內的富源，又得便宜的交通，不出數年，恐將成日本化了。第二，是洮索，第二，是長大，第四，是吉五，第五，是延三。這些鐵道，都是關係非輕的。若不幸成爲事實，那各該區域，日本的經濟和武力的侵略，都可以達到目的。希望大家力爭，雖滿洲的當局，竭力摧殘民意，但是亦不要氣餒！

七 今後我們對於滿洲應持的政策

我們在上面所分叙的日本對於滿洲的態度，日本內部的空虛中，由此可知我們對於滿洲所應持的態度。我覺得我們對於滿洲應該：

(1) 限制日本移民，而提倡我們自己移民；

(2) 提倡實業。

日本人口過多，到今日已經造成種種悲慘的結果了。但是在上面說過它南進的殖民政策，已經有點窒礙難行，已經是呈疲狀。所以它祇有積極向我們這政治未上軌道的中國，尤其是在我們這混沌初開的滿洲進攻。那麼，我們若不限制它的移民，恐怕滿洲為日本人所佈滿的時期不久了，並且我們滿洲的一切經濟權，盡會落到他們手中。可是講到這裏，不免又發生問題，就是我們國家弱到這步田地，我們若果明目張膽的宣布移民限制，這不免惹起日本的武力壓迫。關於這一點，也是不可不顧到的。但是我們限制它的移民，此時用消極的辦法，我們自己移民到滿洲去，獎勵他們，給予種種便利，使他們佔有土地，用新式方法開墾，用科學方法耕種，而另一方面，對於日本人收買土地，予種種限制，或相機禁止，或其他方法，總期達到使日本人無利可獲。像這樣，日本人雖忍苦耐勞，而亦不能持久的。

至於提倡實業，亦是急不可緩的。我們試看滿洲實業界，就可以明白我們自己的實業勢力很小，無論什麼，都為日本人所操縱。所以我們須積極對於實業界鼓吹，獎勵，保護，在稅收上給予便利，造成人民對於實業的重視，對於實業的熱心！(完)

寄少女

黑丁

金紅的斜陽殘照於荒道楓葉之上，
 淒清的溪流似你雙眸閃閃之靈光，
 都因我狂歌江澤不知子夜之悠長，
 使你如風塵梨花憔悴於苦寒風浪，
 上帝不會怨我因為你終夜之憂傷，
 誰知在寒外我臉色從無微笑輝煌，
 今宵我長禱使兩人之夢會於一方，
 好加哭青春之消逝，書希冀於墓坊，
 噫，早已無人撫我，我孤臥於道旁，
 將憂傷將憂傷付於那殘逝的斜陽，
 任落葉飄飛林中，寒鴉長啼於天上，
 在月下我將這慘夢延至無限悠長，
 使你如風塵梨花憔悴於苦寒風浪，
 我將孤魂在暮草之下深深的埋葬。

往事

契可夫著
芳洲譯

政府顧問官烏齊爾可夫，建築家，來到了他的故鄉的市鎮上，他是被請來重修這墓地教堂的。他在這市鎮上出世，也在那裏生長起來，並且結婚；然而當他走出了火車時，他幾乎不大認識了。任何事物都已改變了！例如十八年前，他離開這市鎮移居到彼得堡，這裏的火車站現在已然成了小孩們獵老鼠的地方；現在，當你走到高街，那裡也就有了一所四層樓的維也納大飯店；以前只是一個舊而帶有醜惡的灰色的圍牆。但是圍牆，或房子，或任何事物，總趕不上人們的變改，他問了問看門的人，才知道一大半他所記得的人們不是死了，或者窮了，就是被忘記了。

「你記得烏齊爾可夫麼？」他問那看門人：「烏齊爾可夫，建築家，同妻子離婚的；他有一所房子在斯凡利貝夫街；一定你記得。」

「不，我不記得叫這名字的任何人了。」

「爲什麼，他是不至於記不得的。他是一個令人興奮的名字。甚至於所有的馬車夫都知道。試記記看，他的離婚是請律師沙甫金所辦理的；那律師，騙子，著名的狡猾者，曾在俱樂部裡被打過的。」

「你是說伊凡尼克拉齊麼？」

「是的，……他還活着麼？是死了呢？」

「謝謝上帝，他還活着。他仍在任律師，還有一個事務所。很好。有兩所房子在克伯齊尼街。不很久，他才把他的女兒嫁出去。」

烏齊爾可夫從房邊角到那角地大步走着。一個默念忽然撞進了他的心理。因爲煩悶，他就決定去找沙甫金。下午時候，他走出了旅館，很快地走到克白齊尼街去。他在沙甫金的事務所中見着他，幾乎不大認識他了。因爲有好的體資，沙甫金原是個活潑的律師，帶有爽快而粗魯的，我是醉醺醺的樣子。不料却變爲有禮貌的，灰色頭髮的，戰顫的老年人了。

「你不認識我？你已經忘記了？」烏齊爾可夫起頭說：「我是你的舊主顧，烏齊爾可夫。」

「烏齊爾可夫？那一個烏齊爾可夫？啊！」

沙甫金記起來了：他認識他，剛才才是昏亂了。於是開始感嘆，訕問，回想。

「我沒有希望到……我沒有想到……」沙甫金呵呵地笑着：「你有什麼事？他喜歡香賓酒麼？大概你喜歡蠟子。老朋友，從前我得着你的那一筆錢——竟多得使我想不出我應當用什麼來幫助你。」

「請不必麻煩罷！」烏齊爾可夫說：「我沒有時間。我必須到墓地去，視察教堂一下。我有一點委託的事情。」

「多麼光彩！我們吃點東西，並且喝一喝，一同去。我得着一些壯麗的馬了！我帶你到那兒，並且爲你介紹看教堂的人。我都預備好了。但是什麼事，老朋友？你不避諱，我不怕麼？請坐近一點。現在沒有什麼可怕的。……很久以前我真是頗爲奸滑，有點像騙子；但是現在我是比水還要安靜，比草還要謙卑，我已經老了，有了家眷，有了小孩，死的時候了！」

他們吃喝了一點東西，就坐大馬車到墓地去了。

「是的，那是好時候。」沙甫是個記得事的人，坐進車中，說：「我記得，但我不過不能信。你記得你怎樣與你的妻離婚麼？差不多二十年前了，你大概什麼事都忘記了，但是我記得，彷彿我昨天才為你遞呈文一樣，我的上帝，我是多末老朽了呵！那時，我是一個精明而詭辯的鬼，滿有狡猾的經驗與鬼計，……而且我常常要辦理曖昧難明的事情，尤其是有了好報酬的時候，像你的案子，就是個例。你那時報酬了我什麼呢？五六百。足以傾倒任何人！到你去彼得堡時，你將所有的事情都交給我。『隨你便！』並且，你以前的妻子，蘇菲亞，米克羅夫娜，雖然出身於商人的家庭，却是驕傲的，自私的。使她把過錯担在她自己的身上是困難的！極困難。我常常到她那裏去談判，她看見了我，就對她的女僕說：『瑪莎，我必得告訴你，那討厭的人來了，我不在家。』我試了這法子，又試那法子。寫信給她，偶然去碰着她！都沒用。我曾托第三者去代做。我麻煩了她很久。去允許給她一萬時，她才讓了步。她屈服了……她開始哭泣，唾我臉，但是她讓了步，把過錯担在她自己的身上。」

「倘若我記得她從我手裏拿去一萬五，不是一萬，」烏齊爾可夫說。

「是的，自然……一萬五，我的錯。」沙甫金有些錯亂了：「無論怎麼樣，已經是過去了，與現在無關。為什麼我不應當承認坦白地？我給了她一萬，其餘五千，我算作我自己的酬金了。我欺騙了你們倆……已是過去的事了，還有什麼可愧的呢？並且另外從誰得着呢，坡利彼特羅維齊，如果不拿你的？我請問你……你是富人而且情況很好。你結婚得隨便，你離婚也就隨

便，你正在走運。我記得你由一個合同就得着二萬。我去敲門去，如果不敲你？而且我必須承認，我已為嫉妬所痛苦着。如果你存着那麼許多錢，人們將不恨我而恨你了；但是同樣的他們為錢却來攻擊我，而且在俱樂部中侮辱我。然而為什麼回憶牠？是忘掉的時候了。」

「請你告訴我，蘇菲亞，米克羅夫娜以後怎樣生活法？」

「用她的一萬麼？她過得不能再壞了。……上帝才知道是否那是昏亂、驕傲，或是因為她賣掉了自己，使她痛苦的良心！或者她大約愛你罷，但是，她喝起酒來，你知道。你得到了錢，就與那些官員們並排騎着出去遊蕩去，醉醺醺，弓腰，放蕩……她如果同一個官員進了酒店，就不會有禮貌或只啜點淡酒，却喝起極烈的康拉克酒來，使她墜進昏亂中去。」

「是的，她是不按規矩的。我同她在一起，受窮痛苦了。她為着一點小事，就會生氣，甚至於發狂。……並且以後有什麼事呢？」

「一個星期過去，兩個星期了……我正坐在家裡。寫字。忽然，門打開了，她走將進來。『拿去你的討厭的錢。』她說：把錢袋就丟到我臉上來……她不能再抵抗……五千失去了。她不過喪失了五千而已。」

「並且你把這錢怎麼處置呢？」

「這都是過去了，而且與現在無關。瞞着有什麼好處？我實在拿起來了。為什麼你像那末注視着我？等我說下文罷。這是一個完全的故事，一個靈魂的弱點啊！兩個月過去了。一夜我喝了酒歪歪斜斜地走回家。……我扭亮了燈，看見蘇菲亞，米克羅夫

娜坐在我的沙發上，也喝了酒，完全昏亂了，她的臉上帶着兇野的神色，好像她剛從瘋人院中跑出來的。「還我的錢」她說：「我變了心了。如果我一些狗那裏去，我是瘋魔地去的。趕快，你這惡漢給我錢。」這，怎樣的粗野啊！」

「並且你……你給了錢麼？」

「我記得……我給了她十個盧布。」

「哦，那可能麼？」烏齊爾可夫皺起肩來：「如果你自己不能辦，或者你不願辦，你能夠寫信給我……然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的老朋友，她在醫院裡，她自己就寫過信，爲什麼我應當寫信？」

「我爲新婿所忙迫着，使我無從注意信件。……但是你是個旁觀者，你對蘇菲亞沒有仇恨。……爲什麼你不幫助她？」

「我們不能以我們現時的情形來判斷，白利，彼特羅維齊。……現在我們是這樣想，但是那時，我們是怎樣想，却十分不同了。……現在我大約可以給她一千盧布，但是那時，甚至於十個盧布……她也得不着。這是可怕的故事。是忘記的時候了。……但你是這裏！」

雪車停在教堂的門外了。烏齊爾可夫與沙甫金出了雪車，進了門，沿着長而寬的過道走去。赤裸的櫻桃樹，刺，毯花，灰色的的十字架與墓碑都被霜點染得發閃爍，明亮的日光反射於每片雪花中。有那種你在所有芬芳而地剛掘過的墓地中，能得多個的感覺。

「你們有一個美麗的墓地，烏齊爾可夫說：「她差不多像花園。」

「是的，可惜賊來偷了墓碑。看那裏，在鐵紀念碑後，在右邊，蘇菲亞·米克羅夫她就葬在那裡。你願意去看看麼？」

他們轉向右邊，踏着深的雪，向鐵紀念碑走去。

「下到這裡來，」沙甫金說：「指一塊白大理石的小石頭：是小官員或者別人在她的墓上立了碑了。」

烏齊爾可夫慢慢地脫下帽子，使他的禿頭與雪爭輝。沙甫金看着他，也脫去帽子，另一個禿頭又在太陽下發光。寂靜像墳墓似的包圍着，好似空氣也死去了。他們倆望着石頭，沉默，思想。

「她睡着了！」沙甫金打破了沉默：「而且她不措意把過頭担在她自己的身上，與喝那康拉克酒。懺悔罷，白利，彼特羅維齊！」

「什麼？」烏齊爾可夫嚴肅地問。

「那，雖然過去是可惡的，然而比這好一點。」沙甫金指着他的灰頭髮。

「在以前，我甚至於想不到死。……如果我遇着……我就要害她，但是，現在……好，現在！」

痛苦佔據了烏齊爾可夫了。忽然他要很傷心地哭，像他要戀愛一樣。並且他覺着這些眼淚是精美的，清爽的。眼睛外面有點濕了而他的喉中在作梗，但是……沙甫金站在他旁邊。烏齊爾可夫覺得害羞，在一個證人的前面這樣弱。

兩點鐘以後，他和看教堂的人布置好了，察看過教堂了，他抓着沙甫金到牧師那裡去的機會，跑去流眼淚。他陰陰地走到墳墓去，用那偷偷的步伐，這時時四圍張望着。小的白墓碑不在意地凝視着他，這樣愁慘和天真，好像一個小女孩，並不是放蕩的被棄者埋在地下。

「如果我能夠哭，就哭罷！」烏齊爾可夫想。

但是哭的時間失去了。雖然老年人們可以操縱自己，使眼淚，和使自己在一個適宜的限度裏，然而他的眼淚却不流了，而他的喉中也不作梗了。……大約等到十分鐘以後，烏齊爾可夫却搖動着手臂，去找沙甫金去了。

一九二八，十二月，六夜。